

· 中西医结合教育

浅析澳大利亚与中国高校中医学教育的差异

张 勇^{1,2,3,4} 王珊珊^{2,3,4} 张丹英² 张立平² Alan Bensoussan³ ZHU Xiao-shu^{3,4}

摘要 澳大利亚较早开始中医学教育,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在综合高校里设置中医学位课程的西方国家之一。本文从专业背景、文化差异、中医英语、师资团队、学生群体、授课形式和临床带教等多个方面对澳大利亚与中国高校中医学教育的差异进行简要分析,以期为中医学的国际传播和教育提供借鉴。

关键词 中医学; 澳大利亚; 教育; 高校; 差异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Differences of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ZHANG Yong^{1,2,3,4}, WANG Shan-shan^{2,3,4}, ZHANG Dan-ying², ZHANG Li-ping², Alan Bensoussan³, and ZHU Xiao-shu^{3,4} 1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Dongzhime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3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mplementary Medicine,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Sydney, Australia (2751); 4 School of Science and Health,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Sydney, Australia (2751)

ABSTRACT Australia, with an early start of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few western countries holding degree courses for Chinese Medicine in universities. In the current review, we tried to provide a brief instruction on the differences of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We focused on aspects of background of the major, cultural differences, English translation, team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eaching styles, and clinical teaching. We hope that the current review would be referabl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Australia; education; universities; differences

笔者于 2015 年 7 月—2016 年 8 月在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交流访问,期间旁听了该校部分中医学本科及研究生的课程并且协助制订了部分中医学课程的教育内容。在与当地中医教育者、中医职业者和中医学生的广泛接触和交流过程中,笔者发现澳大利亚的高校中医学教育与国内有着诸多不同之处^[1-3],谨以此文做简要对比

分析,以期为中医学的涉外教育和国际传播提供借鉴。

1 背景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澳大利亚的综合性高等院校就开始设置中医学和针灸学的本科及研究生学位课程^[4]。直到 2000 年 5 月,第一部中医法(含针灸)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诞生后,中医学执业以及中医学教育才在澳大利亚开始了相对稳定的发展过程^[5-7]。在多位中医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和推动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自 2012 年起将中医纳入全澳健康行业注册管理和资格认证体系,自此澳大利亚中医职业者才正式拥有合法地位,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8]。在澳大利亚的健康行业注册管理和资格认证体系里,中医学与西医学、药学、牙医学、护理学、物理疗法学、作业疗法学、心理治疗学、土著医学等 14 个健康行业并列其中,在维护民众健康的事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国内不同,中医学在澳大利亚不归属于医学专业,而是被定位为一种健康科学。因此,在澳大利亚的高校里,中医学专业被设置在健康或科学学院,与西医

基金项目: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青苗人才培养项目 (No. DZMYS-201711); The Australia-China Council Funding for Australia-China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Program; 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公派教师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北京 100700); 2.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北京 100029); 3.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mplementary Medicine,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Sydney Australia 2751); 4. School of Science and Health,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Sydney Australia 2751)

通讯作者: Xiaoshu Zhu, Tel: +61-0246203338, E-mail: x.zhu@westernsydney.edu.au

DOI: 10.7661/j.cjim.20180321.077

学的医学院完全区分开来。当前,澳大利亚有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西悉尼大学和悉尼科技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开设中医学专业。此外还有个别私立机构开设中医教育。其中西悉尼大学是唯一一所中医学和西医学并存的公立高校。

2 文化差异 中医学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积淀而成,因此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辨证思路和临床实践中都始终贯穿着中国文化。由于国内大部分学生从小接受中国文化教育,因而在国内中医学的教育过程中,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西方文化为主流的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巨大的文化差异是中医学教育和传播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之一^[3]。

以《中医基础理论》为例,这门课程是中医学教育的入门课和必修课,对相关概念把握的准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学生对后续中医学知识的理解。因此,为了更深入透彻地讲解“阴阳”、“五行”、“脏腑”等概念,澳洲中医学教育的课堂上,往往会花很多时间来介绍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进而从文化内涵里取类比象的诠释中医学理论。再比如《针灸学》课程中,穴位在国外学生眼里只是简单的名称和定位的组合,极大增加了学生理解记忆和临床应用的困难。而先贤孙思邈提出的“凡诸孔穴,名不徒设,皆有深意”深深启发了相关的教学方法。除了三阴交、足三里、背俞穴这样相对易于解释的穴位,“神阙”、“悬钟”、“合谷”、“曲池”等穴位的讲解过程中就借助解释中国文化来加深学生对穴位和功用的理解。可以说,澳大利亚中医学教育在传播中医学知识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工作^[9]。

3 中医英语 语言差异是澳大利亚中医学教育中仅次于文化差异的另一挑战。这其中除了语言本身的差异之外,最主要的体现在中医学术语的翻译环节。如何用合理规范而又符合语言和文化习惯的英语词汇来表达中医术语,将直接影响外国学生对中医学的认识和理解^[3]。

2007 年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一书,将大部分的中医学术语的英文翻译和概念诠释进行了规范和界定。澳大利亚中医学教育中的中医学术语翻译也基本参考本书制定。规范的中医英语翻译是中医学教育在澳大利亚高校中得以生存和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10]。中医英语教材方面,澳大利亚开设中医学教育的各所高校并没有统一规定。其中,推荐使用的是英国学者 Giovanni Maciocia 教授在南京中医药大学访

问期间主编的中医学系列教材。

4 师资队伍 澳大利亚高校里的专职中医教师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来自于国内中医院校的学者,这是澳洲中医教育的主要力量。他们一般在国内接受了良好的中医理论和中国文化教育,同时具有一定的英语水平。该类教师的特点是其能够较好的把握中医学理论的内涵,语言水平是他们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气氛的主要挑战。第二类是从小成长在澳洲的华裔,他们都具有较好的语言能力,不断加深自身对中医理论和中国文化的理解是他们教学中面临的主要注重的课题。第三类教师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人士,他们大多是因为兴趣或者专业相关而开始研究中医学,逐渐成为一名中医教育者。该类教师会以本土化的视角来讲解中医学,不断加深对中医学的认识并排除理解偏差使得他们的教学水平逐步提升。

同时,几乎所有课程都还会临时聘请来自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医学专家来授课,既丰富了课程内容,也促进了中医学教育实践领域的学术交流。值得一提的是,澳洲的中医学专职教师们不用花大量的时间开展科研工作^[11],因而能够更专心的钻研教学。同时三类教师基本能正视自身的在教学中的优势和不足,定期地开展交流学习讨论,使得各自的教学水平都在不断的提高。

5 学生群体 相较于西医学、法律、金融等热门专业,澳大利亚高校里中医学专业的学生相对较少,但这一学生群体的人员组成复杂程度却超过其他专业。在澳洲的中医学课堂上,有的学生是刚刚考入大学的年轻人,中医学专业是他们大学生活的开始;有的学生是开业行医多年的老中医,来高校学习中医既为了系统地学习和巩固自己的中医学知识,也为了拿到国家认可的学历证明已保证其正常从事中医执业;有的学生是澳洲当地人,凭着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兴趣而来辅修中医学;有的学生是生长在澳洲的华裔后代,学习中医学既为了习得一技之长,也为了更多地了解祖国的文化知识。因此,复杂的学生群体也给澳洲的中医教育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在授课过程中,既需要兼顾知识的全面性,又要适当的提高知识的深度和临床实用性。

在开设中医学教育的澳大利亚高校里,基本都设置了中医学相关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这批博士学生既有澳洲高校自己培养的中医硕士考核而来,还有一部分来自中国的博士留学生。不同于多数欧美国家,澳大利亚承认中国大陆的中医学硕士学位。因此来自中国的学生硕士毕业后,如果有幸申请到奖学金,就能够在澳大利亚开始中医研究的历程了。澳洲高校

里的这批中医学博士将成为未来海外中医教育、科研和临床的重要力量。

6 授课形式 澳大利亚中医学教育的课程分为课堂面授、网络课程和自主学习三个比重相当的部分。其中课堂面授的主要教学目的在于讲解重点和难点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知识点的深度挖掘和广度拓展。由于澳洲高校学生不住校,而且相当部分的中医学学生是兼职读书,所以课堂面授的教学内容和质量是吸引学生上课的重要因素。这也迫使澳洲中医教师不断的提升教学知识的深度和实用性,同时不断地更新和优化授课形式。网络课程也是澳洲高校中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相对丰富,既有课程教师自己录制的视频,也有澳洲和国际上著名学者为课程专门授课的部分。此外网络课程还和自主学习相结合,设置了病例分析、在线讨论、家庭作业等多个学习板块。

值得一提的是,澳洲高校里都配备有专业的多媒体教学辅助团队,他们利用现代科技和设备,制作形式多样的多媒体资料,应用于课堂面授课程和学生网络系统,以图像、动画、视频、实体模具等形式极大丰富了澳洲中医学教育的授课形式。

7 临床带教 中医职业者在澳洲的注册资格分为中医处方、中药调剂和针灸三类。为方便开展业务,大多数职业者会同时注册三个细类。由于受到体制的限制,澳洲中医的执业范围和内容与西医学是完全分开的,这也使得中医的教育和临床思路得以较好的保留。

西悉尼大学的中医临床带教依托大学的中医诊所开展。同国外的西医学一样,中医同样采取预约制诊疗,每位中医的门诊量为 5~10 人/半天,这样使得带教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和分析病情,并且与老师讨论患者的辩证、诊断、用药、针灸和预后等思路,从而全面掌握中医临床技能。此外学生还会全程参与诊所的中药调剂、针灸操作等过程,避免了国内中医临床上医、药、针各自为政的尴尬局面。此外,澳洲中医临床实践和带教中也注重中西医结合,在保持中医辨证论治本色的同时,强调与现代医学的对话和衔接,重视循证医学证据与临床实践疗效的有机整合^[3, 12]。

澳洲高校中医专业的学生还有很多国际性的实践交流的机会。他们会在学业的最后一年安排专门的时间到中国高校的附属医院进行参观学习和临床实践,这让他们更直观地感受中国中医的临床实践形式。此外,中医诊所带教也是澳大利亚中医学专业学生临床实践的良好机会。大多数的学生会兼职在私人诊所实习,而诊所的中医师也都会无偿地为他们提供指导,这为学生顺利进入临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3]。

8 小结 中医学在海外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医学的海外教育也逐渐走向成熟和规范。但是由于受到文化、语言和体制等差异的影响,中医学的国际传播和教育与国内有着诸多的不同之处^[3]。澳大利亚是较早开始中医学教育的西方国家之一,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能够在综合高校里设置中医学位课程的国家之一。深入地分析澳大利亚和国内高校中医学教育的差异,对于中医学的涉外教育和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Xue CC, Wu Q, Zhou WY, et al. Comparison of Chinese medicin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China and Australia [J]. *Ann Acad Med Singapore*, 2006, 35(11): 775-779.
- [2] 魏立新, 黄晖, 韩彬, 等. 中医针灸涉外教学的探索与思考[J]. *中医杂志*, 2015, 56(17): 1527-1528.
- [3] Zhu XS, Carlton AL, Bensoussan A. Development in and challeng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Australia[J]. *J Altern Complement Med*, 2009, 15(6): 685-688.
- [4] 徐永昌. 澳大利亚中医教育的新发展及对我国高层次中医教育的思考[J]. *中医教育*, 1996, 15(1): 48-50.
- [5] 林子强. 中医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立法与发展[J]. *中国针灸*, 2006, 26(7): 519-521.
- [6] 林子强.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中医的立法和发展[J].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6, 1(2): 82-84.
- [7] 王波. 澳大利亚中医针灸的现状与思考[J]. *中国针灸*, 2008, 28(3): 228-230.
- [8] 社论. 澳大利亚中医立法的历程和意义[J].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1, 6(6): 539.
- [9] 杜红. 科学实践哲学视域下的澳大利亚中医传播[J]. *医学与哲学*, 2014, 35(6): 91-94.
- [10] 史晓燕, 张明泉. 中医网辅双语教学模式探讨[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4, 34(9): 1135-1137.
- [11] Wardle J, Adams J. Are the CAM professions engaging in high-leve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Trends in publicly funde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research grants in Australia [J]. *Complement Ther Med*, 2013, 21(6): 746-749.
- [12] Moore A, Canaway R, O'Brien KA. Chinese medicine students' preparedness for clinical practice: an Australian survey [J]. *J Altern Complement Med*, 2010, 16(7): 733-743.
- [13] Moore A, O'Brien K. Confidence in clinical practice of Chinese medicine degree graduates 1 year after graduation: a pilot study [J]. *J Altern Complement Med*, 2012, 18(3): 270-280.

(收稿: 2016-01-19 在线: 2018-04-03)

责任编辑: 汤 静